



谈谈我的写作

重庆市朝阳中学
九年级1班 胡家豪
指导教师 何柳

望着书柜上泛黄的作文本，我抽出了标着“一”的本子，轻轻翻开记忆。

窗外树叶青翠，叶尖却已悄然染上微黄。“如何写好看图写话……”老师的叮嘱仿佛在耳边回响。起初，我只笨拙地描绘画中之物，单薄而苍白，总难得到认可。困惑中鼓起勇气请教老师，“还要想想画中没有的呀！”这句话瞬间点亮了我懵懂的心。从此，我便学着张开想象的翅膀，努力用双眼去捕捉那画面之外的盎然生机。

就这样在涂涂改改中升入了五年级。犹记得《未来的城市》里，我天马行空地堆砌新奇构想，洋洋洒洒地写满纸页，最终却落得个“想象丰富，缺乏重心”的批语。那结构松散如沙的文字，让我真切感受到技艺的稚嫩与亟待磨炼的迫切，而本子上朱红的批注“注意句子美化”如清泉般将我唤醒——原来，光有奇思妙想远远不够，还需要精彩词句的雕琢与清晰脉络的支撑。于是，我沉下心来阅读范文、勾画佳句、揣摩布局、临摹优秀句式，默默地为文字筑基。

当笔尖渐渐褪去稚气，步入初中已近三年，记叙文成了锤炼我的新熔炉。太真实的生活常让我难以下笔，太虚假的编造又显得空洞苍白。有一次写《我的父亲》，搜肠刮肚只挤出干瘪的“爸爸很辛苦”，事例单薄，情感更是无从附着。兀地灵光乍现：何不尝试虚实结合？提笔缓缓写就。当作文发回，那句被线条深情勾勒的“夕阳余晖下，父亲的背影被拉得好长好长”格外醒目，那一刻，我豁然开朗：虚实交融辅以贴切的修辞，才是叩开记叙文新境界的钥匙，事例可以精心编织，但其中流淌的情感，必须是心底最真挚的泉涌。

窗外明月清辉遍洒，温柔地覆盖了眼前的书柜。合上第七个本子，轻拂灰尘，回望来路，深知立意时显浅薄，结构偶有疏漏等不足犹存，便已在心底埋下种子：未来岁月里，我将精读名家，细究其思想之深与结构之巧；勤写日记，捕捉时光褶皱里的微光与真情；更要虚心求教，主动请师友“把脉”，对症下药以求精进。

在文字的朝圣路上，我定当怀抱这份执着，与初升的朝阳一道，奔赴那理想的彼岸。

谈谈我的写作

重庆市树人中学
九年级6班 肖雨轩
指导教师 杨振海

我的写作经历得从我刚学会写字说起。当我刚懂得在本子上画下一横时，我的妈妈兴奋地指着那像蚯蚓般的笔画说：“你看这像不像一条虫子爬过潮湿的泥土留下的痕迹。”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原来文字可以变成故事。

我第一次获奖是在八岁的时候，那年我参加了沙坪坝区教委组织的“第二十一届沙坪坝青少年五好小公民征文大赛”，虽然只获得了三等奖，但获奖时的那份喜悦却记忆犹新，以至于后来再得奖，都没有第一次那般激动。

也是在同年十月，我的作品《起床大战》被报社刊用，这篇文章是写我如何在赖床这件事上和母亲斗智斗勇，记得当时语文老师的评价是“生动有趣”，我想那是因为真实取材于生活吧。

对于写作，我认为秘诀在于观察生活、记录生活、感受生活、理解生活，只要用心去体会了，耳边的风、眼中的沙、鼻下的香、嘴里的苦都是故事，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去写作的。

通过写作，我获得了许多认可，其中不乏一等奖。可我最喜欢的却是一篇没有得过奖，也没有在任何刊物上发表的作品。那是我和妈妈去云南的一个小镇旅游时写的。为了打造文艺气息，镇上的人在一个草坪上安了很多灯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许多人在灯下拍照打卡。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坏掉的灯泡，没有人为它停留，没有人将镜头对准它，它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小孩，在喧闹的人群里显得那样孤独。

我便为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《灯》

亮了

在他们的眼里

灭了

在他们的心里

耀眼总能被关注

但

透过它们我只能看到

发光的灯丝

你虽不能发光

但

透过你我能看到整片天空

我之所以喜欢这首诗，可能是因为在那一刻，我想象自己变成了那个坏掉的灯泡，“共情”也是多年来每任语文老师评价我的作文时，都会予以表扬的地方。

当然，我还有很多不足。比如，写散文时要求形散而神不散，但我经常写着写着“神”便散了；又比如，我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写出一篇800字以上的作文，以至于考试时作文经常写不完；还有就是严重偏“科”，比较擅长写景、写物，写人却极差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我给自己制定了“五绝三步法”。“五绝”就是：绝不写与主题无关的事、绝不拖延时间、绝不抱怨、绝不只写自己感兴趣的题材、绝不断笔；“三步”便是：第一步多读，第二步多摘抄，第三步多写。

这便是我对写作的回顾。因为喜欢写作，我才愿意去观察、去记录、去思考，“喜欢”是我持续写作的源动力，希望你们也能喜欢上写作这件事。